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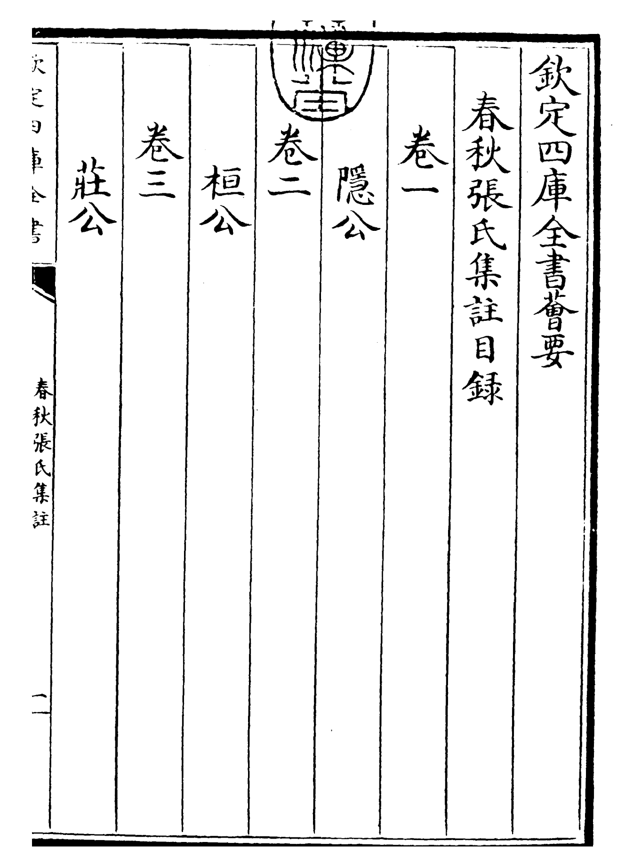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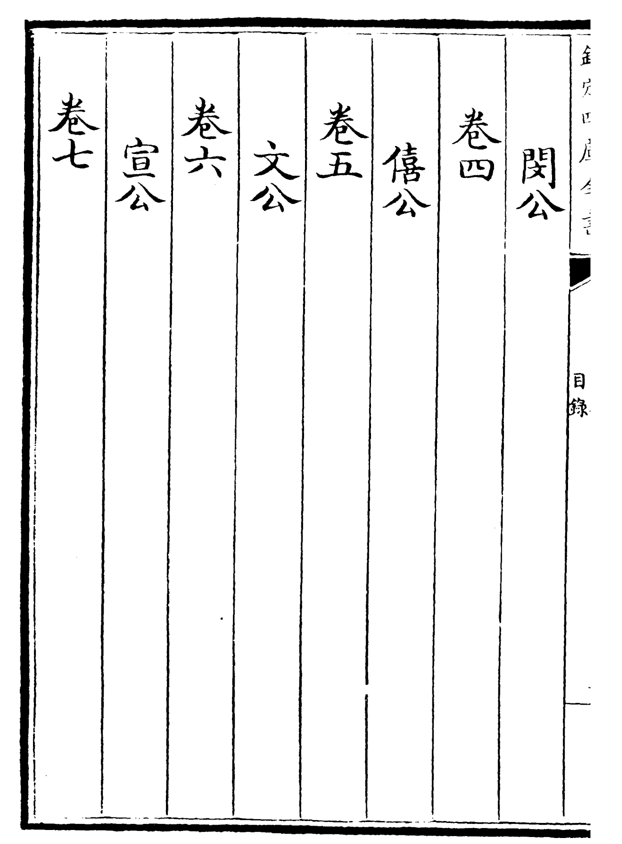
春秋張氏集註 綱領 卷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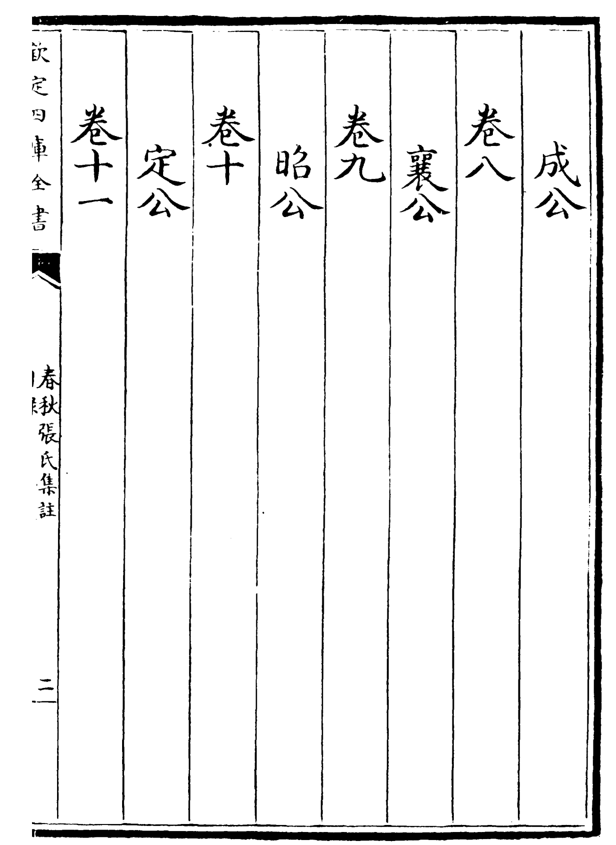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張氏集註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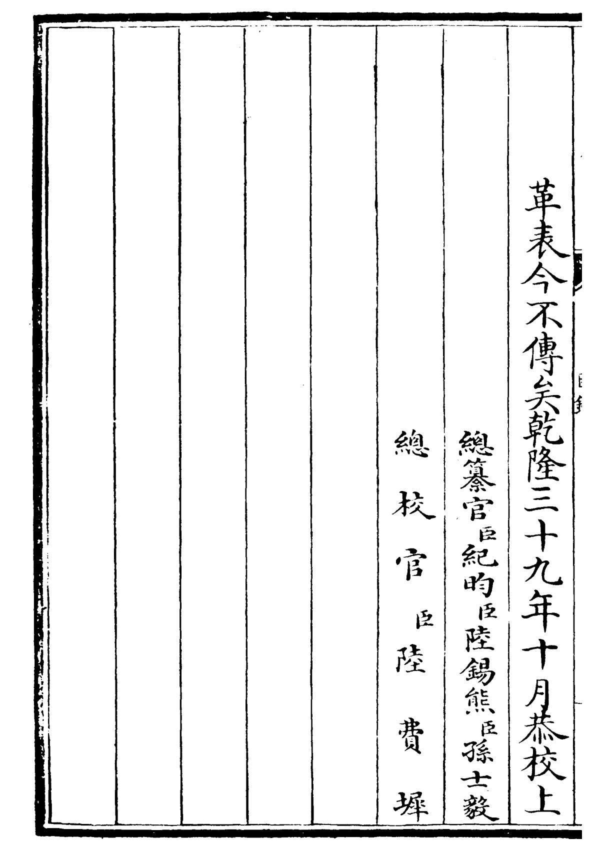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集注十一卷宋直秘閣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終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齎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謚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秘閣洽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

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盖其學有淵源故詞義頗為純粹前列綱領一卷體例亦極詳明春秋家之卓然可觀者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氏傳同頒之學官迨永樂間龔環谷汪氏纂疏為大全其說專主胡傳洽之說遂廢不行其存于今者幸也洽又有春秋歴代郡縣地里沿



革表今不傳矣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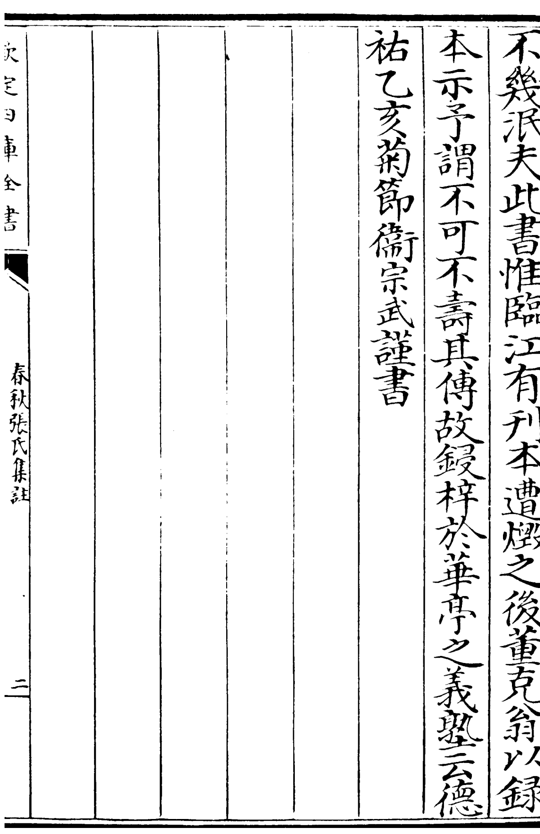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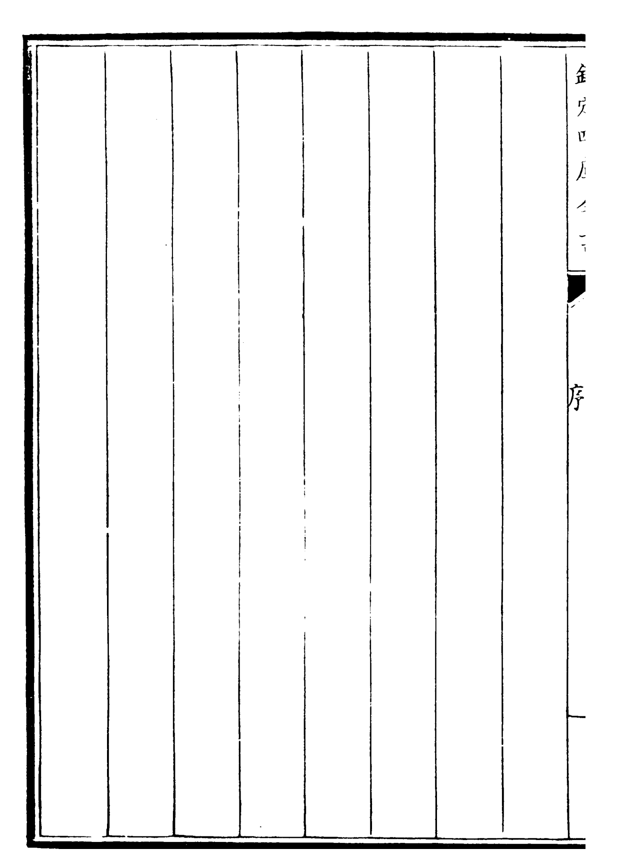
春秋張氏集註序

嘗聞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傳考經以經考傳今觀主一張君集註纂傳文載於經下而繫以諸家之說使學者開卷筆削之法瞭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遺意而又間附以己見索幽闡秘研精極微有前人論著之所未到猶之聚寶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其間如論楚之救鄭既不書救

又貶稱人以見荆蠻之不足進至吳之救陳既不書師復不書人以見世變之益可哀他如於公如京師而繼之以伐秦而謂臣禮之僅存者不可廢臣禮之不專者為可貶而兩寓其旨於葬蔡景公而繼之以宋災故而謂用變例以迭書慮中國之淪胥日敗而三致其意若此之類發明為多皆能沉潛書法之妙體認史外傳心之蘊不為無補於聖經苟惟無得於此則若荆公惟見其為斷爛朝報耳二百四十餘年襃貶之筆夫子之志



不幾泯夫此書惟臨江有刋本遭燬之後董克翁以録本示予謂不可不壽其傳故鋟梓於華亭之義塾云德祐乙亥菊節衞宗武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 經部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程子云曰上少湯字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

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寅為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為紀故取之）乗殷之輅（得質之中）服周之冕（得文之中）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千乗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陳成子弑簡

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

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

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横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中非手

足胼胝閉户不出之閙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户胼胝各爲其中也權之爲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敎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

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慎重民力也○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

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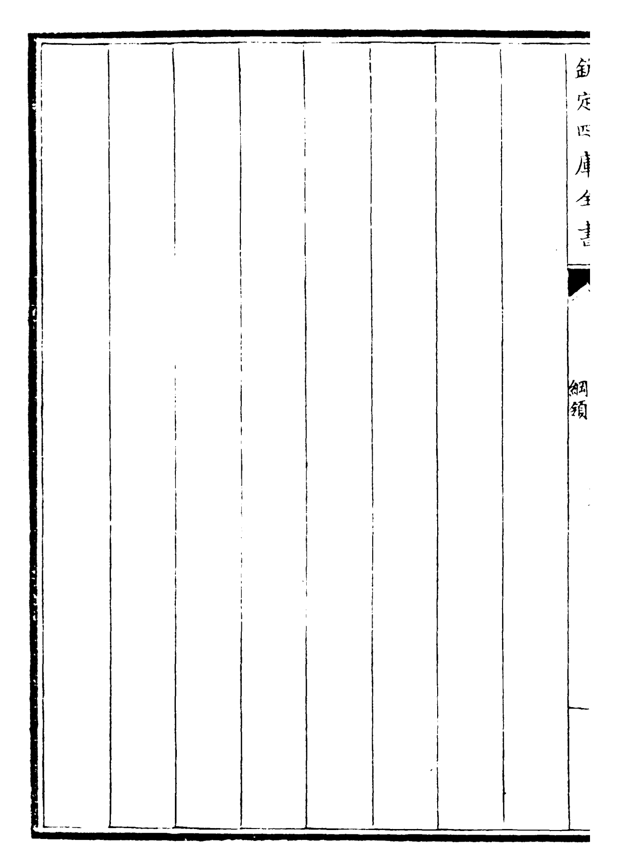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

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

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案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貶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

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愼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砆必有能辨之者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衞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一　經部

春秋卷一

宋　張洽　撰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伊川程子傳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

辛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强大朝覲不修貢賦不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擴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極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所建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

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在夏時則十一月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記事簡略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以大略見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歷

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將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皐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絀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大夫扳隱而援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懼桓之卒不克立於是立乎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

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于天子下不以告于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賓意哉又況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讒說得行故胡氏以為諸大夫扳己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起春秋絀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眛。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歃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

不書日逺而失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免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中之信於是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公之父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都城過百雉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大叔出奔共

○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處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己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方其居京叔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弟段固辠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閒矣○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子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

弁義不繫於弁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案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周王稱王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如臯陶所謂命討典禮皆出於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辠反辱其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倫之諸侯上僭之妾仲

尺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辠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列必有大辠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今應天府宋城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内之微者宋人外卑者也。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故盟于宿書此與蔑之盟同旨夫盟以結信終身不幾可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畿内采地伯爵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謹案内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

以絶人慾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立内外之防也與

公子益師卒

傳曰衆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從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及夫人同於大夫書其卒而不書葬恩紀詳略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書之旨也不書官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愚案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開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

而此外列國一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並同。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殊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潛魯地。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今案待戎之法驅之而已此費誓所以録於書也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内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因與為禮登戎夷於堂陛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却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攻事以攘

夷狄以啓其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會狄會吳放此

五月莒人入向莒國己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註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部王法所當誅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侅。無駭不氏未賜族左氏以爲司空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爲戎邑書帥師用大衆也擅興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

其日者至於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辠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夷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

九月

紀履緰來逆女

紀杜氏註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履緰左氏作裂繻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履緰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案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

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為君逆夫人也今案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故具書以見得失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即履緰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臨江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程子從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逺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聲皐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因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今鄭聲衛皐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

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之失則食不于朔也日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縣皆入食限於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案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災應于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墜之形天子崩不書名

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辠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之倫惡極辠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夏四月

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為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為正。尹氏者王室之世卿詩節之首章指尹氏大師為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為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卽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

之深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王之卿士稱氏亦世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案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辠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馮公不許使馮出居鄭。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

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

。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姦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閒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從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公羊穀梁作繆。卒自外錄從赴也葬自內錄往會則書穆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謚者也。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

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㫖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没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吴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

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皐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

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凡弒殺臣子言殺甲賊之意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初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弒桓公而立。謹案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

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悔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今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遇禮而還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己為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殤與鄭為深仇矣及是衛州吁立欲求寵於諸侯以

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使宋為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弑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知名其為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鄭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自及也春秋書宋公為戎首蓋即事而皁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公子翬不書公子隱公之皁人也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於羣之固請君弱臣強正不勝而邪説行辯之不早孰明於此然再旹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重言以見其辠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説稽之經意事理殊為繆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翬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傅而可見至於聖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并於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書既敘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不知茍有人心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覬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不可徇傅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閒受河汴二水東北至灕泒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傳州吁未

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石碏亦使其宰殺石厚于陳。稱人討賊之詞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立為君者其為國人所殺皆稱人言衆所共棄不以為君亦夫人所得討也。胡氏曰于濮云者不但紀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也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今案名之而不書公子皋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子曰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公將

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臧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弑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者行之迹桓公見弑而加此謚又衞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謚也。程子曰送終大事也不請於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謹案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學者以此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秋衞師入郕。

郕公羊作盛 凡稱師將

畀師衆郕杜氏註云東平亢父縣有郕鄉今之單州任城縣也衞之亂也郕人侵衞故衞師入郕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安國固本之志失君道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為桓立故為其母築別宮宮成而祭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衆妾之分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曰六羽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程子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仲子別宮以衆仲之言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謹案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畧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邾人為道主兵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為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

卒彄即臧僖伯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是。宋殆以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言伐言圍聲其罪而圍其邑經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輸者納也和而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也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釋仇怨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謹案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為

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説為得春秋之旨學者不可不深考也夏

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杜氏註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秋七月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為年也○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冬宋人取長葛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覆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待年于父母

之國滕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鄰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録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書者也

滕侯卒 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魯蓋爲滕之宗國隱公怠於禮弱其君雖同宗之親同盟之國而不會其葬春秋深著其臯胡氏論之詳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註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春秋重民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開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

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辯以啓年之子無知簒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子而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公羊以為母弟稱弟程子力辯之學者不可不深考也**秋公伐邾**傳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茍欲悦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氏註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遣使聘之失王體矣**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别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

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卑大矣。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卑蓋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殤衛宣垂近曹地不期而會曰遇此則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為齊人欲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深仇今欲求成于齊故相見以謀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觀此遇止二君素相與者而尾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朝天王于東方祀泰山之邑杜氏註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縣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故使宛來歸祊凡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

有朝宿之邑以待朝覲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公之後也故成王賜許田於王畿之內為朝宿邑鄭桓公宣王母弟也故賜祊於方岳之傍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廵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蓋鄭所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辠而隱公猶未許其易許田也觀此則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以合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閒齊于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著世亂則姦謀遂視君父之尊真如弁髦而因以撤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為小人之雄辠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祊

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難詞又以見義不當受而據有之貪利忘上其惡大

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不書葬魯不會不名史闕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

此則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以是觀參盟之書庶乎可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之旨矣

八月葬蔡宣公蔡自共侯至桓侯書

于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於諸侯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包來案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傳以成紀好也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螟 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特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胡氏曰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其

後宫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之世為大夫故春秋於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嚮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案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程子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今案隱公十年之閒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

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皆隱公惡積而不可揜之所致也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則知隱公之辠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建寅之月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胡氏曰宗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弒逆之難其兆見矣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不書姓未賜族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

郎魯近邑書不時○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

侯于防防魯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今案魯隱之志於與鄭而仇宋自伐鄭之役已見之矣況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其昵鄭之心已深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辠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是隱公遂以不王之辠加於宋而為防之會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僖背瓦屋之盟伐之而不疑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桓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故不辯左氏之誣不足以知鄭莊魯隱之心而明聖人書會防之旨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會于中丘為師期也夏翬

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單不稱公子與四年同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謠以敗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今案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魯之版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據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隱者秋宋人衛人入鄭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今案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之故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並作載。戴國舊城在今開封考城縣。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

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討違王命也○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之故二國交惡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來朝謂朝魯也○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開於天子之事而譏之穀梁氏謂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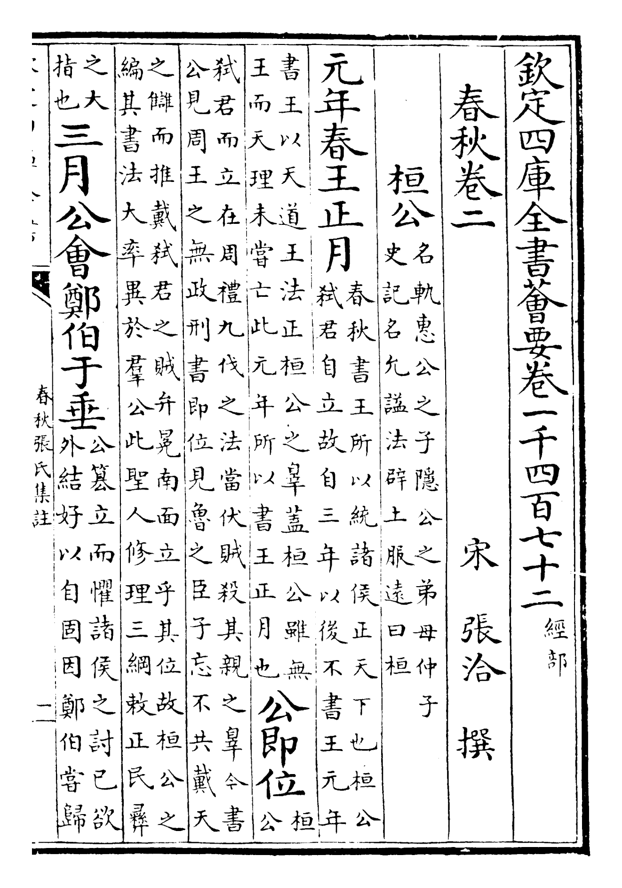
夏五月

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註滎陽縣東有釐城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内為主也○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辠雖君有命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使王室告喪而曾不奔赴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為人而仇人忽天子先祖之賜田許人以相易之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皆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揜矣故春秋所載善惡是非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効見於後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

禍反在内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辯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弑也不書葬者君弑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卑也致桓弑君幾不早辯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閒猶慮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不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

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二　經部

春秋卷二

宋　張洽　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書王元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辠蓋桓公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敕正民彛之大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

祊以易許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簒弒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辠鄭伯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許者魯朝宿之邑在周之畿内而近於鄭田者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莊公因是遂加璧以請田蓋其實易之矣書曰假諱之也先王以賜周公之子孫爲朝宿之邑而桓公受璧以喪其田故以爲國惡諱易言假以深辠之内以諱爲貶蓋大惡然後諱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名盟結祊成也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故書及言内之志也交貶之以見其惡秋大水大非常也水非常則災害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桓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皐也元年意同或曰弒君之皐當其時未能即治于今誅之猶足爲奉天討正王法故桓二年書王正月猶望王室舉九伐之典於是時也

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焉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爲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滕隱十一年稱侯今纔二年乃降爵稱子春秋以其始朝弒逆之人特貶之也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絶惟有用夷變夏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皐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

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胡氏論之詳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凡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賊臣之舉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国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公于馮于宋立華督而相之然後其亂始成無道遂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武成康之澤幾於滅熄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爲作故直書成亂以深著四國之辠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國名杜預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也○傳會于稷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

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作杞紀魯親而弱爲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穀梁傳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不名不貶從滕子之同同不必再貶也○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地○始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爲善所以不振也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内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

修隱二年盟唐之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國君出竟朝覲會盟歸必告廟用牲而飲福史因記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祖之意同春秋因史策之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削隱公十一年間其出疆盟會侵入皆不書至久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行告廟之禮也今桓公盟戎與盟越會稷同彼不書至而此獨記

其至者程子曰危之也桓公之初所與盟會皆同爲不義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愚謂聖人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況桓公之編正月不書王諸侯來朝者或貶之或人之或生名之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意一也程子之傳精矣惟孟子知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年春正月正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弑君而立三年喪畢入見天子之時而王朝不舉殘執之典鄰國不聞請討之事魯義不戴天之臣子反面事讎而不恥使亂賊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而行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嬴齊邑所謂嬴傳之間蓋齊之東南邑○傳成昏于齊也杜氏註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愚案亂臣賊子

與會而爲昏著齊侯之辠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劉氏曰胥命者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愚謂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覸伯之思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縣棼荊楚僭橫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令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爲異然後強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始也王命不行諸侯以力假仁者爲政於天下蓋基於此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譏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紀作杞今姑從公羊說見二年註○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 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爲異尤大先儒以爲是後荆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弑君之賊在隱世名之今乃書公子或曰王命也或曰桓之黨也君臣同弑隱公乃昬于齊以求配偶所謂不待貶絶而辠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僖

公會齊侯于讙 愛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故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昬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謹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胡氏曰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愚案春秋詳書于策以見昬姻之際一違乎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

而正其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春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春秋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皐憫魯國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冬獵之名周禮所謂遂以狩田是也春舉之者狩當用夏時之仲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以于郎非其地譏也凡國之苑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則啓犯害民物蹂踐苗麥之慾足以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所以特書而識之

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天王桓王也宰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天子之

大夫不名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其爲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簒弑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辠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四十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弑君之辠王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如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類將變爲禽獸故於今年闕秋冬於冢宰聘魯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而聖人尤致其謹嚴以示大法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淳曰此下文脫己丑陳侯鮑卒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陳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齊侯鄭伯偽朝於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譎詐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者蓋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爲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爲一代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爲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鄰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皐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譏父老子從政也此書大指以桓王頻遣使聘魯以寵亂賊又因

仍叔已老而子代任事故書以譏其不親有德又王朝之大夫父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法著周室衰亂之由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欲以政與虢鄭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爲質於鄭鄭伯使公子忽爲質於周平王崩周人將遂畀虢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禾交惡始此六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今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案左氏稱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

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此與莊五年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文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宣十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襄三十年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皆皐其舍逆亂稽天討致王法不行世變日降所以明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書者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體之意無不具所謂游夏不能與者謂此類也夫

大雩

雩祭有常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蓋建巳之月角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祭天爲百穀祈膏雨此春秋以爲常事不書書者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旱而舉故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之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內山川及百神耳今魯以周公故

得用天子禮樂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書大雩以志其僭禮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諸侯雩于境內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歲之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遇旱災而雩則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臨江劉氏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爲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今案程子之說據明堂位及禮運劉原父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

螽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矣

冬州公如曹

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

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爲曹國漢屬濟陰郡在唐爲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翬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來諮謀齊難公往會之成魯地此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八月夏時之六月非蒐狩之時大閱天子之事非諸侯之禮失時僭禮故書以識之○程子曰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 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簒大子免而立雖踰年而國

人不以爲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佗立厲公○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而使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閒所以扶三綱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蓋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絕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于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見其廣之甚譏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據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桓公弑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反面事讎滅同姓以孤本根之辠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胡氏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冢宰下聘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今穀鄧遠朝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邾牟葛來朝何以書秋冬程子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此夏正之仲冬當烝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故先録此以

見其瀆于祭祀弗欽之端見於始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氏家氏世字如趙孟知伯世稱之也。程子曰魯桓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子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黷亂甚矣

秋伐邾

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月未霜雨雪記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遂繼事。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愚案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

明逆后之重令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王后也季字姜姓。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曰不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已行朝禮于魯凡為人子立不中門坐不主奥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令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

夫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令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其國家之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胡氏曰桓無王令復書者十盈數也天道周人事變故遠惡者十年必弃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杜氏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愚案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春秋爲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内辭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爲主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爲志乎此戰是也愚謂此義施於戰而爲主者皆可通矣。謹案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辠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固有大辠極惡足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辠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辠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辠則爲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游夏所不能與者學者反復於此則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可得而識矣不言敗爲內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胡氏傳微者盟會不志凡志必君與貴大夫所爲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此盟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辠從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爲世子宋雍氏納女于鄭莊公生突莊公卒雍氏欲立其出而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馮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宋公不書爵而稱人以其徇大夫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庶貶之也死難臣道也祭仲貪生畏死爲鄭正卿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觀下書突歸于鄭則祭仲之辠見矣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突名以賤之辠其以庶孽違先君之命而簒國也鄭

忽以國氏明其正而異於突也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聽於鄰國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歸者易辭以庶孽簒國而權臣主之鄰國助之舉國聽命曽無齟齬以致忽之無所容其身觀比事屬辭之旨則宋與祭仲之辠不可勝誅固已甚明而天子方伯之職不修以致姦狡強横肆行而無所忌之實皆可見矣

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未命之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而堅宋之合然不知其不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平杞莒也平隱四年莒伐杞之怨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以南燕大夫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胙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應天府穀熟縣○傳公欲平宋鄭故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蓋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耳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今案虛龜皆宋地蓋桓公欲成宋之急而屈己連往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

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桓爲突比與宋會盟及宋辭平曾不反已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皐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皐之也不言敗爲内諱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趙氏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紀弱而遇齊以無道加於己必有引咎責躬禮義辯諭之文猶不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有能伸之者今紀不如是憤然藉魯鄭以勝之小國之勝禍之首也況爲之援者乃弒君之賊簒國之人乎然則紀之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此春秋主紀之旨也衛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衄蓋此即朔與凡伋壽爭國者惡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戰稱師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重衆也三月葬衛宣公方與衛戰往會其葬怨不廢義也夏大水陰盛之災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厲公也與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

而桓往會之

無冰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胡氏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春二君會于曹矣又使語來涖盟以申固要約稱其弟語譏其寵愛同氣使之交政失友弟之義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

乙亥嘗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壬申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于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以是觀之則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蔑裂槩可見矣此春秋所以特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責其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爲盧門之椽以者行其意也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之師於齊蔡陳衛以行其意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春秋書以以別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市四郊無不殘破以逞宋人之憤夫國以師爲本而王制兵師爲尤重今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聖人所惡蓋有甚於摟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特書曰以以見宋與四國之辠不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

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之職內方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取輕於諸侯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辠具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生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

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辠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辠輕惡淺雖曰失道而尚可以待其改過自新則其位爲未絶若突以庶孼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絶之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世子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其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許乃先王封建之國叔既當立宜請于天子告

於大國以復先君之位乃不能以大義自信今因忽突之爭竊入其國稱叔而不名著其當有國入者難詞以其進無王命退非父授夫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因亂竊入己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傳謀定許也入許之役實鄭莊以壤地與許相接欲滅而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俱遜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既亂不能有則齊魯遂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諸侯來曰朝此即三國之君矣乃人之者公羊傳以爲夷狄之也○何氏曰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謹案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稱子穀伯鄧侯名之邾牟葛人之者蓋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此三國者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

臣賊子聖人安得不憫人心之失正懼天理之淪亡而深誅之與故特貶三國以示法而其餘則從同同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行天子之賞罰而五刑五用不加於貴賤尊卑憯然倒植若此之徒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爲虛言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在陽翟縣今屬潁昌府鄭别都也○傳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謹案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自此以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爲國者必明於臂指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之禮又以見忽亹儀之爲君者
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侈○杜預曰袲宋地在沛
國相縣西南○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突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曰昭公
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才不足以君國
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
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
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爲
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
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謹案魯桓宋莊衛
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
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於此又邀

蔡而與同事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愚案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構兄亦姦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恣横恃其強衆凌暴寡弱可畏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簒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

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得罪于天子也○愚案朔立巳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

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案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令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於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傳作會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高郵

孫氏曰及內爲志會外爲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爲定趡魯地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今案不書敗者以背盟興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稱字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今案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劉氏之傳得之矣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曰案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

皆謚爲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侯國史因而紀之故特書之明得禮。啖氏曰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誅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誅於郊諸侯薨誅於王大夫卒誅於君

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弃如敝屣蓋其爲人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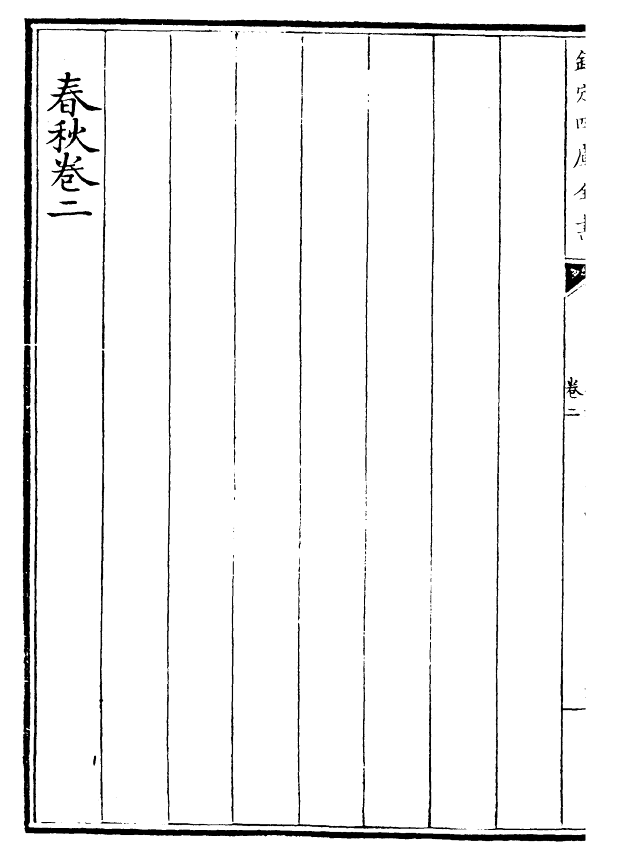
公會齊侯

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今案書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故劉氏以爲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覩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書即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斷可識矣此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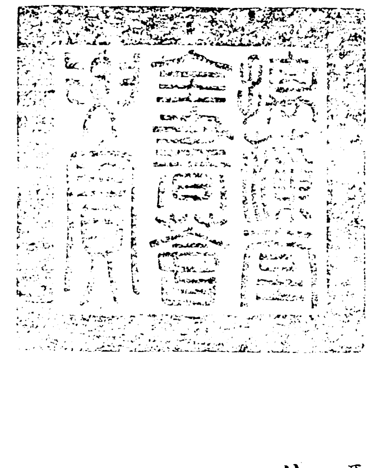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曰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

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遜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於書法之間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見以雖桓公之見殺不得而不諱然又當存不沒其實之意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蓋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於不敬矣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國有強弱勢有順逆令齊強於魯而天子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自任者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



春秋卷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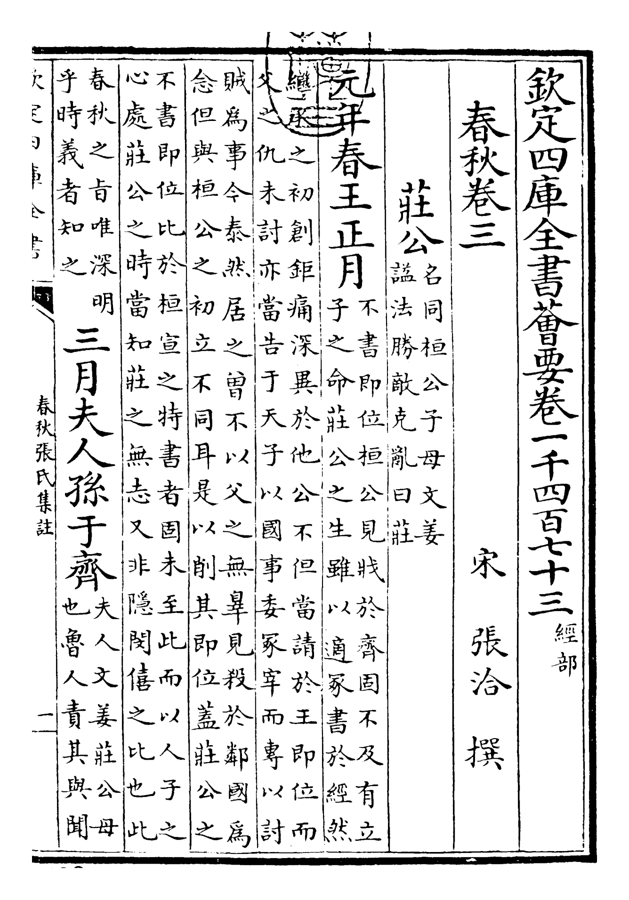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張氏集註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卷三

宋　張洽　撰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莊公之生雖以適冢書於經然繼之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又之仇未討亦當告于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爲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爲念但與桓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即位比於桓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閔僖之比也此春秋之旨唯深明乎時義者知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文姜莊公母也魯人責其與聞

乎弑於是出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辠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辠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揜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者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

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不書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是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況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至是絶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則已尊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故必改築然魯主王姬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平日爲可耳桓公弒於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而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詳書而著其忘父親讎之罪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辠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弒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辠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為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王姬歸于齊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之夫人也書歸著莊公之忘親釋仇主婚而成禮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杜氏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齊圖紀久矣今始遷三邑其民

之不服者迫遷之取其地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而書遷至是紀之力不足以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公羊曰邾之邑也或曰小國而近於戎者其曰於餘若曰於越然未詳孰是○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辠之小國兵興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胡氏曰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翬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辨之不早辨也豈不信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於內女而書卒禮之

常也至於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辠可謂大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其瀆汨大倫詖滅天理之辠所謂婉而成章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公羊作郜下同○傳曰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謹案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

會仇讎而納衛侯朔蓋不待貶絕而惡見矣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王以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賵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之至於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先亡矣今桓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恐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有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書葬桓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之弟諸侯之弟例稱字

鄣紀之邑杜氏註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鄣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辭下敵以存宗廟至於如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紀季無譏焉而書入以志其難葢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羊穀梁作郎○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公以姻親之故閔紀之難已在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於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祝丘魯地

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於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爲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其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爲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爲紀侯去國而伯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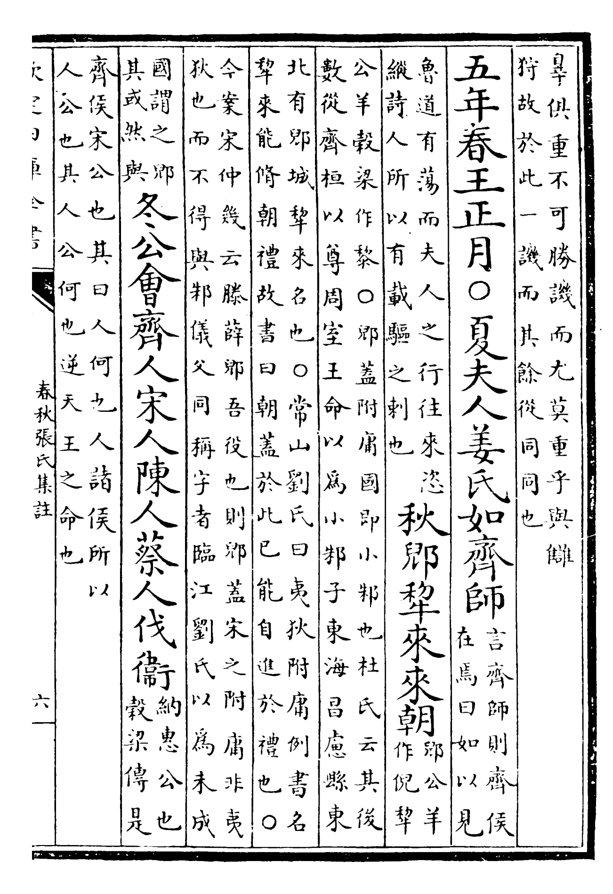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

不及之詞也○胡氏曰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愚按紀之本末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惡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爲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斥言齊侯以賤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穀梁作郜○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狩蓋齊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後此皆有事於齊而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



臯俱重不可勝譏而尤莫重乎與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齊師則齊侯在焉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

秋郳犁來來朝郳公羊作倪犁公羊穀梁作黎○郳蓋附庸國郳小邾也杜氏云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犁來名也○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犁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今案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與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凡簒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師師而書字以襃之也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簒逆之辠也聖人特人伐衛諸侯於先又襃子突於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當然誅黨惡以辠諸侯之同逆而於此書衛侯朔之入國則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之不明者爲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閒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作爲小補於世變之盛衰也秋公至自伐衛書至與公至自唐之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有當誅之辠故書至以危之也螟○冬齊人來歸衛俘二傳作寶胡氏曰棠商書

遂伐三駿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爲已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憝有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齊志也○杜氏註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恒星經星也經星不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歷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也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象於上而人事之必應者也

秋大

水書大爲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無麥苗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杜氏註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錄於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輙詩易春秋之旨蓋相爲表裏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於外而過信宿也俟者杜氏以爲待陳蔡同伐郕也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久次于外而與國不應衆心不一則有失伍逃亡之患故申明約束也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陳蔡不至故會齊以圍之書及内之志也案左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則公將而出矣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雠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

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所以著輕用民力之辠

秋師還

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盖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上不禀天王之命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歴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雠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帥師師則以君爲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至重衆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以勞民毒衆至是師爲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辠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公孫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逆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知不氏亦無駭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弑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穀並作曁○杜氏註蔇魯地琅邪繒縣有蔇亭今之沂州承縣也○大夫齊之大宰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

夫總已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為之立嗣繼絶其德厚矣然忘不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人明著之而繫以公伐齊納糾所謂不待貶絶而辠惡見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納子糾令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案正義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矣○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正故特書納糾以辠之桓公當立而書入無王命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氏註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皆止○春秋書及而沒公又不諱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爲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受之以歸言於公而以爲相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子糾而書取書殺之辠齊人也糾者齊桓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辠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侯者當列其辠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凡弟當目君而辠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繆令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謀不審於初已爲辠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辠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

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責其忘恩失義之辠也夫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辠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天下為己有欲絶亂本禍根而推刃先君之遺體者不可不深察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因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計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書敗某師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於不意或舉衆而覆之惟夷狄遷徙烏舉者不可以常法制故春秋自夷狄之外凡中國以詐勝者皆書某敗某師譏其待

中國之人以夷狄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勝此書公敗齊之旨也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矣何以責魯乎○胡氏曰文告不修疆埸無備德已衰矣況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乎

二月公侵宋

故書魯爲主以責之已亂寡怨之方也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召郎之師也○胡氏曰凡師聲辠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註遷而取其地故異於邢遷○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令興仁府乘氏縣○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

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闞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故號也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猾夏矣○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夷狄之也臨江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死於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絶矣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

在今濟南府歷城縣○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失國而恥反面事讎猶有興復之望也不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室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辠大矣○薛氏曰五霸桓公爲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地○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

秋宋大水 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使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此見怨不廢禮

與諸侯往弔主人辠已之辭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蘄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傳齊侯來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王姬者也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然仇已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大故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曾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揚而得乎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紀

侯大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蓋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内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鵲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録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歂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諸門手劍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而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弑父與君之賊而能不畏強禦死於其難故書及以壯之華督

以弑君名列於亂臣賊子身爲元惡死不償責固不得而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辠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焉之意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辠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今案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諭故未

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以令朝聘之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之世亂賊得志强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强暴葢已久矣桓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杜氏註在濟北蛇丘縣○傳齊人滅遂遂而戍之滅國之說胡氏論之詳矣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台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東平府東阿縣

矣經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又因見桓公自失幾會於始也

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蓋魯人知桓公之圖霸因盟以求地齊亦有求諸侯之心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戰國之士又從而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桓公之屈意以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將卑師少曰人○宋人背北杏之會故齊帥近宋二國以伐之○程子曰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愚案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見元年逆王姬註魯大夫之貴者○魯自

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單之會宋殤黨亂賊以伐無辠矣是以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人也

秋七月荊入蔡

案傳蔡哀侯爲莘故譽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徹桑土綢繆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故特書蔡之見入楚之猾夏兩著其辠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衛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傳宋服故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傳以爲齊始霸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於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羊作兒○案傳諸侯爲宋伐郳蓋小邾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桓公爲宋伐之宋序齊上蓋是時伯體未全止此役爲宋而興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於鄭之先也

鄭人侵宋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詣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

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序齊上與伐郳同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秋荆伐鄭案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於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至是始爲中國患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于二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殷同之盟也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覇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覇也○愚案齊桓欲覇諸侯至是威行信立而諸侯宗之爲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覇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公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

以臯魯而與齊也楊雄以習亂爲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旣成國曰邾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詹鄭大夫叔詹也不氏與柔溺同執鄭詹討鄭伯不朝齊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傳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令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令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

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絶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特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之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辠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之辠也奉命以使霸國有辠不能即刑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辠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爲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辠也片言而三辠著春秋簡嚴於此可見

冬多麋麋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爲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爲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爲國無

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

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山陰陸氏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今案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愚案

是時莊公昬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魯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臧孫之私行也

夫人姜氏如莒爲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簒弑之禍以至其國幾爲齊之所取與諸家之説獨程子爲得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辠也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敝風

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江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之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豈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

人姜氏薨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謹案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孔氏曰眚過也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又赦之此宥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於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目有所謂不識過失遺忘幼弱老耄惷愚可謂詳矣然後可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辠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癸丑葬我小君文

姜○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蓋世子也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今反稱陳人故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衆人擅殺固不得爲無辠然禦寇乃君之嗣適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劉氏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辠也

夏五月下脫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戍盟于劉其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爲昏又當比事以觀而知此爲惡之大者也

冬公如齊納幣案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

故也莊公生至是三十五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令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爲不孝之辠不待貶絶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廵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詞示人之意顯矣

祭叔來聘祭叔祭公之臣爲祭公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曰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爲

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爲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具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弃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親魯以圖霸而親之不以其道也

公至自齊○荊人來聘

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爲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

數則反爲輕欺觀春秋止書荊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品節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婚姻則當絕之而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侍人之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曰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刻鏤也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

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紀履緰逆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弒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與

秋公至自齊

公羊穀梁與孫氏言之詳矣杜預究公羊之指歸以爲爲孟任故足以見莊公不夫哀姜妒忌之情矣經以傳爲案此類是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謹詳此書夫人之至特異於桓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愚案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享之際

終其身爲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終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在易歸妹征凶無攸利莊公之娶哀姜當之矣**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内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大夫宗婦並覿同贄特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别○胡氏曰公曰見私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大水**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所以書也**冬戎侵曹**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也戎挾不正以納之齊桓不能治所以累齊也**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繫於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杜氏陸氏以羈爲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不書公子蓋庶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而天子方伯

不能正又著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比事屬辭簡明之旨可以觀矣

郭公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陳始來結好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脩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遺

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其本末之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案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别使陰沴無寢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具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既文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牷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今年伐戎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以莊公治

家與國之多鈌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乎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爲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戎

勞師事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之殺原繁傅瑕與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肱也四凶之辠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辠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爲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猶土芥無辠而殺之則寇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左氏古

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案宋齊皆卑者則内亦當然左氏為正○徐嬴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是也徐蓋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侯伐之宋序齊上蓋齊桓使之主兵然失霸體矣故劉氏非之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薛氏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是也○傳曰非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沒不名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

故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内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内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春會于洮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别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嫁女於大夫不當書特書莒慶之逆者諸侯嫁女於大夫尊卑不敵當使大夫主以與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情春秋之所謹故特書以譏之

杞伯來朝 杞爲三恪桓公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前年同盟衛人不至衛為與國又嘗受盟于幽伐而不服皐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皐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日是也以衛為主深皐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不地於衛之都也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人○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愚案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時桓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兵制尚在是後二年之閒楚殺子元授政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此時之比所以僅能使之受盟而

已終不足以大服之也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作微○郿魯下邑築者創始造邑也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者天時人事至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則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恐其或爽所應每預爲儲蓄以待之故常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有九年之蓄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鄰國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爲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閑也言新有故而修之也穀梁傳有故則何爲書也古

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愚案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云惡臭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十二年歸于酅至此乃卒杜氏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别二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

經知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鉅平縣東南○案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曰鄣紀之遺邑也杜氏註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降服而爲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以齊之強故辠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

葬紀叔姬

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録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理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蓋魯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

戎 公羊傳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皐而勤兵于遠為燕闢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人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國以事夷狄之戒亦強本治内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註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

之也○愚案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之旨則齊桓之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其皐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杜氏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氏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愚案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永嘉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螽蜮蜚相繼而有大水

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况荐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杜氏註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季子之遏惡柰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

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案古者公族有死辠則磬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簒弒之心故季子正其辠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於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遏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書月書日謹之又書其所詳凶變且以別正不

正也路寢正寢也○穀梁氏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子般莊公子見上註○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傳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案此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又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簒弒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皐其無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專兵柄而莊公之昏庸耽樂不䘏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爲它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荅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雖弒子般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狄伐邢

杜氏註邢姬姓周公之肖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

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毋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胡氏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稟命也○今案閔公以幼爲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此齊桓公之責也桓公若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爲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簒弑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罪齊桓也

齊人救邢案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爲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燕安不可懷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之桓公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所

謂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父為亂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而大臣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卒致季友之歸此秉禮舊俗未泯之驗也　季子來歸　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辠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昺弟之例特守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冬齊仲孫來　傳言齊仲孫湫來省難實所謂覘國也仲孫齊智謀之士故歸告齊侯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問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臨江劉氏曰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辠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虛實致慶父極惡魯

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弊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豈嘗告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愚嘗論之仲孫之皐园如劉氏之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則於此可以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而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所謂秉者與民之秉彝秉文之德同著明於心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是時周公之禮存於人心爲亂者獨哀姜公子慶父數人耳而在朝之人有見於周公之典禮而不從弑父與君者尚多有之所以國再有難而誅慶父立僖公尚得以自存於極亂之時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尚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啖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爲

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禘為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況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簒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婉而成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傳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弒而書薨諱之也不地隱之不忍言也例于羣公之書地者而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矣他國之簒弒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辠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

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言哀姜欲立共仲而與聞閔公之弑經書其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義尤重故哀姜於喪歸貶姓而已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旣

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皐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别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與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愚案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予高子之能恤魯奉使而知權是以字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泆耽樂忘政習實爲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爲春秋初

之大國方與齊侯胥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而淪於亡滅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思啓封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人臣之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蔽辠乃如此可以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陷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辠於聖人者○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國本顛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春秋卷三